

白氏長慶集序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樂

天始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悞

原注事具樂天與余書內

始既言讀書勤

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

士

按公貞元十五年舉進士年二十八十六年及第此云二十七傳寫之誤也說詳本傳注

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

尚文就中六籍九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為進

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中拔萃甲科

按此序各本皆互異疑有傳寫脫誤如樂天十

六年進士第十八年登拔萃科鑒然可據此云二十七舉進士是次年登第為十五年矣明年中拔萃是十六年矣元白書判同年校正同省又同登元和元年制科公作元相墓志云二十四試判入等二十八應制判入三等又元集同州刺史謝表云年二十四登乙科授校書郎二十八蒙制舉首選是首尾凡五年蓋貞元十八年壬午至元和元年丙戌相去正是五年若樂天十六年中拔萃去元和元年首尾七年矣以元證白可以知諸本之誤總之舊本為妄人改盡此殆誤以及第之年為判選之年也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等賦洎百道

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冊召天下士

樂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選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為賀雨詩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前後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余百韻律體及雜體前後數十軸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倣效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摸勒銜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

原注楊越間多作書摸勒樂天及予雜詩賣於市肆之中也

其甚者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予嘗於平水市中

原注鏡湖傍草市名

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詠召而

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爲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僞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纘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

按舊書本傳載此序作二千二百五十一首

前輩多以

前集中集爲名予以爲皇帝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是矣因號曰白氏長慶集

按長慶四年正月穆宗崩太子即位是爲敬宗明年正月改元寶曆序作於長慶四年冬故曰

明年當改元即位必踰年改元禮也時本明年下有秋字又刪去訖字矣字誤

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

之長可以爲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瞻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

敘事制誥長於實啓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劄判長
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族景行與
予之交分淺深非序文之要也故不盡長慶四年冬十
二月十日微之序

白香山詩長慶集卷第一

古歙汪

立名

西亭

編訂

諷諭一

古調詩五言
凡六十四首

賀雨

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熯熯上
心念下民懼歲成災凶遂下罪已詔殷勤制一作告萬邦帝

曰予一人繼天承祖宗憂勤不遑寧夙夜心忡忡元年

誅劉闢一舉靖巴邛二年戮李錡不戰安江東顧惟眇

眇德遽有巍巍功或者天降沴無乃儆予躬上思答天

戒下思致時邕莫如率其身慈和與儉恭乃命罷進獻

乃命賑飢窮宥死降五刑已責

按已責乃用左傳晉悼公已責事
謂止逋債也今本皆作責已誤

寬三農宮女出宣徽旤馬減飛龍庶政靡不舉皆由自

宸衷奔騰道路人，偃偻田野翁。歡呼相告報，感泣涕沾
胷。順人人心悅，先天天意從。詔下纔七日，和氣生沖融。
凝爲油油一作悠悠雲，散作習習風。晝夜三日雨，淒淒復濛濛。
萬心春熙熙，百穀青芄芃。人變愁爲喜，歲易儉爲豐。乃
知王者心，憂樂與衆同。皇天與后土，所感無不通。冠珮
何鏘鏘，將相及王公。蹈舞呼萬歲，列賀明庭中。小臣誠
愚陋，職忝金鑾宮。稽首再三拜，一言獻天聰。君以明爲
聖，臣以直爲忠。敢賀有其始，亦願有其終。

立名按元和四年閏三月憲宗以久旱欲降德音公見詔節未詳即建言乞免
江淮兩賦以救流瘡且多出宮人上悉從之制下而兩公集中有奏請加德音
中節目
二狀

讀張籍古樂府

張君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爲

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君
學仙詩可諷放佚君讀君董公詩可誨貪暴臣讀君商
女詩可感悍婦仁讀君勤齊詩可勸薄夫敦上可裨教
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始從青衿歲
迨此白髮新日夜秉筆吟心苦力亦勤時無采詩官委
棄如泥塵恐君百歲後滅没人不聞願藏中秘書百代
不湮淪願播內樂府時得聞至尊言者志之苗行者文
之根所以讀君詩亦知君爲人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賤
貧病眼街西住無人行到門

哭孔戡

洛陽誰不死戡死聞長安我是知戡者聞之涕泫然戡
佐山東軍非義不可干拂衣向西來其道直如絃從事

得如此人人以爲難人言明明代合置在朝端或望居
諫司有事戡必言或望居憲府有邪戡必彈惜哉兩不
諧沒齒爲閒官竟不得一日蹇蹇立君前形骸隨衆人
歛葬北邙山平生剛腸內直氣歸其間賢者爲生民生
死懸在天謂天不愛人胡爲生其賢爲天果愛民胡爲
奪其年茫茫元化中誰執如此權

立名按孔戡即孔戡之兄也盧從史鎮澤潞辟爲書記從史宴驕陰連王承宗
田緒欲效河朔事以固位戡每秉筆至不軌之言極諫以爲不可從史怒遂謝
病歸從史復疏請貶逐憲宗不得已授衛尉丞詔下給事中呂元膺
執之上令中使慰喻元膺制書方下戡不調而卒事詳唐書本傳

凶宅

長安多大宅列在街西東往往朱門內房廊相對空梟
鳴松桂枝狐藏蘭菊叢蒼苔黃葉地日暮多旋風前主
爲將相得罪竄巴庸後主爲公卿寢疾歿其中連延四

五主殃禍繼相鍾自從十年來不利主人翁風雨壞簷
隙蛇鼠穿牆墉人疑不敢買日毀土木功嗟嗟俗人心
甚矣其愚蒙但恐災將至不思禍所從我今題此詩欲
悟迷者胷凡爲大官人年祿多高崇權重持難久位高
勢易窮驕者物之盈老者數之終四者如寇盜日夜來
相攻假使居吉土孰能保其躬因小以明大借家可諭
邦周秦宅峻函其宅非不同一興八百年一死望夷宮
寄語家與國人凶非宅凶

夢仙

人有夢仙者夢身升上清坐乘一白鶴前引雙紅旌羽
衣忽飄飄玉鸞俄錚錚半空直下視人世塵冥冥漸失
鄉國處纔分山水形東海一片白列岳五點青須臾羣

仙來相引朝玉京安期羨門輩列侍如公卿仰謁玉皇
帝稽首前致誠帝言汝仙才努力勿自輕却後十五年
期汝不死庭再拜受斯言既寤喜且驚秘之不敢泄誓
志居巖扃恩愛捨骨肉飲食斷羶腥朝餐雲母散夜吸
沆瀣精空山三十載日望輜輶迎前期過已久鸞鶴無
來聲齒髮日衰白耳目減聰明一朝同物化身與糞壤
并神仙信有之俗力非可營苟無金骨相不列丹臺名
徒傳辟穀法虛受燒丹經只自取勤苦百年終不成悲
哉夢仙人一夢誤一生

觀刈麥

時為盩
屋縣尉

田家少閒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婦
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足蒸

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遺穗左臂懸弊筐聽其相顧言聞者爲悲傷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飢腸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念此私自媿盡日不能忘

題海圖屏風

元和己丑年作

海水無風時波濤安悠悠鱗介無小大遂性各沉浮突兀海底鼉首冠三神丘釣網不能制其來非一秋或者不量力謂茲鼉可求鼉鼉牽不動綸絕沉其鈎一鼉旣頓頷諸鼉齊掉頭白濤與黑浪呼吸繞咽喉噴風激飛廉鼓波怒陽侯鯨鯢得其便張口欲吞舟萬里無活鱗百川多倒流遂使江漢水朝宗意亦休蒼然屏風上此

画良有由

立名按此詩於題下注年必有爲而作已丑爲元和四年四月憲宗欲乘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師討之以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裴垕不可李絳言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中尉吐突承瓘欲奪垕權自請將兵討之未行九月憲宗又欲以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命王氏壻薛昌朝領之承宗果囚昌朝抗不奉詔遂命承瓘統兵討承宗自此兵連禍結師久無功公集有狀論其事云臣伏以河北事體本不宜用兵此詩當因是託諷也東坡云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不可不討者也當時議者欲置之固爲非策然不得武裴二傑士亦未易辦也白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似屬置之者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叛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况欲弊所恃以勤無用乎悲乎此未易與俗士談也東坡此語定有爲特借是以發之耳然今本並無淮蔡叛之注况元濟反在元和十年縱兵侵掠不容不討者詩中不量力釐可求等語殊不相涉是詩之作確是元和四年然則宋本亦有繆誤東坡以注爲据遂不復推考也

羸駿

驂騑失其主羸餓無人牧向風嘶一聲莽蒼黃河曲蹋冰水畔立臥雪冢間宿歲暮田野空寒草不滿腹豈無

市駿者盡是凡人目相馬失於瘦遂遺千里足村中何
擾擾有吏徵芻粟淪彼軍廐中化作駑駘肉

廢琴

絲桐合爲琴中有太古聲古聲淡無味不稱今日情玉
徽光彩滅朱絃塵土生廢棄來已久遺音尚泠泠不辭
爲君彈縱彈人不聽何物使之然羌笛與秦箏

李都尉古劒

古劒寒黯黯鑄來幾千秋白光納日月紫氣排斗牛有
客借一觀愛之不敢求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至寶
有本性精剛無與儔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願快直
士心將斷佞臣頭不願報小怨夜半刺私讐勸君慎所
用無作神兵羞

雲居寺孤桐

一株青玉立千葉綠雲委亭亭五丈餘高意猶未已山
僧年九十清淨老不死自云手種時一顆青桐子直從
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無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
身者孤直當如此

京兆府新栽蓮

時爲盤屋尉趨府作

污溝貯濁水水上葉田田我來一長歎知是東溪蓮下
有清泥污馨香無復全上有紅塵撲顏色不得鮮物性
猶如此人事亦宜然託根非其所不如遭棄捐昔在溪
中日花葉媚清漣今來不得地顛顛府門前

月夜登閣避暑

旱久炎氣甚中人若燔燒清風隱何處艸樹不動搖何

以避暑氣無如出塵囂行行都門外佛閣正茗薺清涼
近高生煩熱委靜銷開襟當軒坐神泰意飄飄迴看歸
路傍禾黍盡枯焦獨善誠有計將何救旱苗

初授拾遺

奉詔登左掖束帶叅朝議何言初命卑且脫風塵吏杜
甫陳子昂才名括天地當時非不遇尚無過斯位況予
蹇薄者寵至不自意驚近白日光慙非青雲器天子方
從諫朝廷無忌諱豈不思匪躬適遇時無事受命已旬
月飽食隨班次諫紙忽盈箱對之終自媿

贈元稹

自我從宦遊七年在長安所得惟元九乃知定交難豈
無山上苗徑寸無歲寒豈無要津水咫尺有波瀾之子

異於是久處

一作要

誓不諼無波古井水有節秋竹竿一爲

同心友三及芳歲闌

一作蘭

花下鞍馬遊雪中杯酒歡衡門

相逢迎不具帶與冠春風日高睡秋月夜深看不爲同
登科不爲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無異端

哭劉敦質

小樹兩株柏新土三尺墳蒼蒼白露草此地哭劉君哭
君豈無辭辭云君子人如何天不弔窮悴至終身愚者
多貴壽賢者獨賤屯龍亢彼無悔蠖屈此不伸哭罷持
此辭吾將詰義文

荅友問

大圭廉不割利劒用不缺當其斬馬時良玉不如鐵置
鐵在洪爐鐵消易如雪良玉同其中三日燒不熱君疑

才與德詠此知優劣

雜興三首

楚王多內寵，傾國選嬪妃。又愛從禽樂，馳騁每相隨。錦
韝臂花隼，羅袂控金羈。遂習宮中女，皆如馬上兒。色禽
合爲荒，刑政兩已衰。雲夢春仍獵，章華夜不歸。東風二
月天，春鴈正離離。美人挾銀鐫，一發疊雙飛。飛鴻驚斷
行，歛翅避蛾眉。君王顧之笑，弓箭生光輝。迴眸語君曰，
昔聞莊王時，有一愚夫人，其名曰樊姬。不有此遊樂，三
載斷鮮肥。

越國政初荒，越天旱不已。風日燥水田，水涸塵飛起。國
中新下令，官渠禁流水。流水不入田，壅入王宮裏。餘波
養魚鳥，倒影浮樓雉。澹澹九折池，縈迴十餘里。四月芟